



「中醫界才子」陳存仁

「讀人閱史」之十二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幾年前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名中醫陳存仁的主要作品，包括：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、《抗戰時代生活史》、《我的醫務生涯》、《業外雜譚錄：袁枚食色及其他》、《紅樓夢人物醫事考》、《津津有味譚：葷食卷》、《津津有味譚：素食卷》、《津津有味譚：食療卷》、《被誤讀的遠行：鄭和下西洋與馬哥孛羅來華考》、《被忽視的發明：中國早期醫藥史話》、《被閹割的文明：閒話中國古代纏足與宮刑》、《閱世品人錄：名中醫舊上海見聞錄（章太炎家書及其他）》等作品。這時人們才驚見陳存仁除了是位名醫外，在文史方面廣博的知識與見聞，是少見的傳奇性的人物。

陳存仁（1908-1990），名保康，一名承沅。原籍浙江平湖人，出生在上海一個破落的商人家庭，父親是開綢布店的。還在陳存仁剛剛懂事的時候，父親就因破產和多病辭世而去。他是由四伯父撫養長大的。陳存仁共有兄弟三人，他排行老二。長兄君毅先後服務於紗廠、商行，小弟士範則亦學中醫。上海浦東小學畢業後，考入南市民立中學，三年畢業，謹遵父親遺命學醫，考入南洋醫科大學（東南醫學院前身），這是幾位留日的西醫在上海辦的私人醫學院。他在這裡習西醫，學費全由四伯父負擔（四伯父無子，後來在存仁懸壺濟世後立為嗣子），在校苦讀一年，得了傷寒病，學校裏的西醫教師沒能治好，反倒中醫給他開了五天中藥後治好了，家中長輩遂勸他學習中醫。正好診治他的中醫丁甘仁開了「中醫專門學校」，而且將來西醫開業需要投資，中醫開業則簡單得很，種種原因使他改學中醫。1923年陳存仁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，從此開始了他的醫學生涯。陳存仁在學校學習十分刻苦努力，他不但如饑似渴地學習課堂上和書本裏的知識，爲了獲得醫學真諦，他又先後拜滬上名醫謝利恒、丁仲英（丁甘仁次子）兩位先生爲師，虛心求教。

陳存仁以中醫藥籍，多爲深奧之古文，課餘隨國學大師姚公鶴補習國文，後復拜章炳麟（太炎）爲師。陳存仁在《銀元時代的生活史》中記載，和章太炎相識，起因於姚公鶴和章太炎友誼很深，兩人書信往返都由他當送信人。章太炎原來一直以爲他是姚的書僮，後來知道他是中醫，立刻大感興趣，說自己對中醫很有研究，並且能處方，讓陳存仁跟他學習國學。章太炎經濟困窘，當時留陳存仁吃飯，「菜肴之劣，出乎想像之外，每天吃的無非是腐乳、花生

醬、鹹魚、鹹蛋、豆腐等物」。而章太炎最喜歡吃的，就是這些臭東西，他早年遭袁世凱幽禁時，因為風寒所侵，所以鼻子一直有病，聞不見臭氣，所感覺到的只有黴變食物的鮮味」。陳存仁後來讓章太炎用芙蓉葉研成末，放在鼻子裏，後來章太炎將此方子寫給來求字的人。章太炎開的處方，都是仲景古方，可是他的藥方，別人拿到了不敢進服，章太炎知道陳存仁在學中醫，所以常常問他一些「時方」，他覺得這些「時方」也很有意思；走江湖的「鈴醫」也受他重視，他覺得這些鈴醫的單方很多是經驗的產物，多少有些價值。章太炎後來還幫秦伯未等人創辦了中國醫學院，並擔任院長，對於西醫，他多少有些調侃。

由於早年生活困難，在學校裏陳存仁不得不經常擠出時間來，寫些短文，用「存仁」或「綠豆」作筆名，寄投當時《申報》的副刊「常識」和小報《晶報》、《金鋼鑽》、《福爾摩斯》等，以獲取一些稿酬，補貼生活之需。林華的〈上海小報史〉就說：「陳存仁做小報稿子，不自《福爾摩斯》始，在《福爾摩斯》沒有開辦之前，他的東西，已經散見在各小報，筆路很靈利，消息也很好，所以吳微雨就拉他為特約撰稿之一。最初，有許多看看非常危險，實則一些也沒有危險的白老虎稿子，都是他做的。聽說這時候他有許多好消息稿子，都得諸姚公鶴及黃警頑方面。除『華生』之外，還有『白帝』等三四個化名，在下卻記不起來了。現在胡慈珠自己辦報了，陳存仁做了醫生了，已經完全脫離了《福爾摩斯》，但他們二人，與《福爾摩斯》最初的歷史，不能無關係，並且有功於《福爾摩斯》的。」

這時也在小報上寫文章後來和陳存仁結為好友的秦瘦鷗說：「我和陳存仁非親非故，只是因為當時都在求學，年齡又相同，加上都愛好『爬格子』，向大小各報投稿，於是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。（這也許就是佛家所說的緣法吧？）可我們在性格上畢竟還有差別；他沉著穩重，克制力很強；我則大膽好奇，喜愛熱鬧，常和另外幾個遊伴，如姚克、鄂森等去餐館或舞廳吃喝玩樂，甚至跟著人家闖進賭場或妓院去，嘗試墮落的滋味。一開始陳存仁就不願同行，幾次之後，我們也不再邀他了。當時我們都還純真坦率，並沒有為此責怪他沒有哥兒們的義氣。直至後來我比較懂事了，一經追想，才不由不對陳存仁的富於定力、不隨波逐流，感到是一種可貴的品質，乃至在十幾年後使他功成業就，從無數的同行中脫穎而出。」林華在〈小報概說〉文中說：「秦怪風（瘦鷗）聽說是服務於兩路局，所以該報（案指：《上海報》）上對於兩路局的消息，詳盡且速，似為他報所不及。再秦怪風和律師鄂森等，非常知己，關於律師方面的消息，多半由鄂森供給。秦怪風的稿子，除此兩條路外，還有一個來源，便是一個中醫處。據說這個中醫的哥哥，也是本市重要黨員之一，對於軍政黨商學各界消息都很靈通，偶然有可以發表的，由這位中醫轉述給秦怪風，他聽在肚裡，就寫將出來，有此緣故，所以《上海報》上，時有極正確的消息，早於他報發表了。」

1927年，陳存仁以優異的成績從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畢業。此後，他在丁仲英診寓助診了一段時間。一年後，他開始獨立掛牌行醫。他在山東路租借了二間房屋做為診所，並很快就「生



意興隆，門庭若市」。1928年夏，陳存仁自己出資創辦一份以開展中醫學術的研究和討論，宣傳中醫藥保健防病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小報——《康健報》，他自己除了寫和編之外，還親自跑到印刷所去校對拼版；直到報紙印出，運回四馬路的丁家（亦即他當時下榻之所），再分發給報販，投寄給訂戶，從頭到尾，都由他唱獨腳戲。這份報紙在陳存仁的策劃編輯下，辦得十分活躍，很受社會歡迎，發行量達到一萬多份。著名醫家程門雪曾有詩贊他：「獨向醫林張異軍，眼中諸子只推陳。靈方別有心源得，占盡江南一角春。」由於《康健報》的推波助瀾，使得陳存仁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扶搖直上，儼然成為名醫了。兒子陳樹桐說：「父親的業務其實也是一點點做起來的，開始來就診的都是司機、店員，治好了他們，他們的老闆、車主、業主也就來了，慢慢影響到富裕階層。一些工廠主聘請他當廠醫，他中西醫都懂，診斷力就強了。有錢後他還聘請一位西醫每天給他上兩小時課，上了兩年。不像一般老醫生那樣排斥西醫，他又善於結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，因此名聲越來越大。」

秦瘦鷗說：「人們對於醫生的選擇，除了熟悉不熟悉、名氣大不大這兩點外，還有就是醫生的年齡，總以為越老越有經驗，治病越有把握。陳存仁當時才二十歲出頭，不管他多麼會用腦筋，也不可能搖身一變，突然變成老頭子，於是他就穿著用功夫，成年都穿長袍馬褂，而且只用深顏色的料子；頭上戴一頂瓜皮帽，鼻架一副老式的平光鏡。這樣他在病家面前，至少可以充上個中年人了。由此也造成過一件笑話。兩年後他結婚時，他夫人王女士（王定芬）的親友走進禮堂，看到了新郎，都向年輕貌美的王女士低聲責怪：『你怎麼嫁了個老頭子？』王女士自己心中明白，笑得幾乎透不過氣來。」

陳存仁是個熱衷於中醫事業的人，他積極參與中醫藥界有關的各項活動。1929年2月，留日西醫余巖等人在南京舉行的中央衛生會議上提出「廢止舊醫案」，妄圖取消中醫。消息傳出，輿論譁然，時任上海市中醫協會秘書主任的陳存仁，與同業發起全滬停診，並在「仁濟善堂」舉行「上海醫界聯合抗議大會」。他與張贊臣（其父為名醫張伯熙）兩人首先約請謝利恒、丁仲英、陸仲安、夏應堂等滬上名醫商議開展抗爭事宜，先後籌畫召開了「三·一七」抗爭大會，會後又組織赴寧請願團，由謝利恒、陳存仁、隋翰英等五人組成，謝利恒為團長，陳存仁為總幹事。請願團到南京後，晉謁行政、監察、考試、立法院長，面呈請願書，咸認為中醫不可廢止。抗爭活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，陳存仁作為總幹事發揮了中堅作用。事後，當時的衛生部聘請謝利恒和陳存仁為衛生部中醫顧問，陳存仁曾撰寫《三一七國醫節事件回憶錄》，譜寫了近代中醫史上的光輝一頁。

陳存仁認為中醫藥之所能「見信於民眾，見信於社會，在於藥物之效驗卓特，治療之配合出奇，善治複雜夾雜之症，又鮮有副作用。」雖然我國在明代已有《本草綱目》，但畢竟已「閱時三百餘年，化學實驗之印證，藥物產地之變化，舊藥有絕種失傳者，新藥有陸續發現者，是以近人同感李氏《綱目》已不合於近世應用」。根據楊杏林〈醫林怪傑陳存仁〉文中

說：「爲此，陳存仁前後花了七年時間，搜集各類藥物參考書籍200餘種，有價值的中醫研究論文180篇，各種中草藥標本500多種，並在此基礎上邀集中國醫藥研究社的同仁編寫成320多萬字的《中國藥學大辭典》。1935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發行。章太炎、吳稚暉、蔡元培、蕭龍友、丁福保等名醫大家均爲之作序、題簽，反響很大，與謝利恒的《中國醫學大辭典》堪稱當時醫藥典籍雙璧。這部辭典集古今中外中藥研究之大成，收集的藥物達4260種，附方萬餘首，書內印有插圖1400餘幅；大多數藥物除中文藥名外，還標明瞭拉丁文或英文、日文的學名；有142味中藥收載了當時已經分析出來的化學成分。」該書初版不到半年就銷售一空，再版達27次。

楊杏林又說：「僅僅一年之後，陳存仁輯校的另一部大型叢書——《皇漢醫學叢書》又出版了。這是他多年研究日本漢醫勃興運動，搜集整理漢醫學家的成果。該叢書包括14卷72種：總類8種，內科16種，外科4種，女科、兒科各3種，針科4種，眼科、花柳科、診斷、治療各1種，方劑10種，醫案醫話11種，藥物8種，中國醫藥論文集1種34篇。它不但使我國的醫學工作者瞭解日本漢醫界的學術發展情況，而且對我國不少國內已散佚的古醫籍的整理輯纂有很大幫助。故出版後受到中日兩國醫學界的重視，同時還促進了兩國傳統醫學的交流。」

陳存仁還是著名的藏書家，他與曹炳章（《中國醫學大成》的編者）、裘吉生（《珍本醫書集成》的編者）並稱爲「江南三大中醫藏書家」。他早年便立志廣藏醫書，於是每天下午診餘，總要到舊書鋪流覽選書，一年工夫竟買遍上海灘。1930年，他專程到北京琉璃廠購書，想到有那麼多好書，他說就好像「癮君子到了雲南（大煙產地）」一般。行前他將自己的藏書編成書目，到了琉璃廠，他遞上自己的藏書目錄，然後交待：「凡是目錄中沒有的，我一律都要買。」氣魄可謂大矣。三天工夫，他蒐集書目中未備之醫籍，總共一千多種，其中竟有名醫蕭龍友寄賣的80多種罕稀之本。1936年後，陳存仁又曾先後6次專程赴日本購書，總共收集到日本漢醫著作四百餘種。經過多年「朝收夕索，親臨拜訪，曲意誠求」，共收集各種版本的醫籍六千餘種，還有三百多種與醫藥有關的全套報刊雜誌，總計算來，近一千萬卷，設立了私家圖書館，時人罕有其匹。

抗戰結束後，除繼續醫務工作外，陳存仁更多地從事著社會活動和慈善事業。他與許多對中醫藥有好感的國民黨元老，如李石曾、焦易堂、吳稚暉、陳果夫、陳立夫等人交好往來，一來用以提高個人的聲望，同時也利用這些社會關係以爭取對中醫界的支持。陳樹桐說他父親是個「重名勝過重利」的頭腦靈活的上海人。「他愛慕名聲甚至到了虛榮的地步，當時爲了競選上海參議院議員，天天在飯館裏擺著流水席面請客吃飯，當年的參議員都是榮毅仁一流，根本沒有中醫會捨得這麼做」。1946年8月，陳存仁當選上海市參議會參議員，1948年初，他參加了國民黨政府的國大競選，在陳樹桐看來，也純粹是虛榮心的表現，當年一共有7個中醫當選爲「國大代表」，陳存仁在中醫中居然票數最高，「當時誰都不知道，是因爲我姨父科學家吳有訓的緣故父親票數才高，我姨父和蔣介石關係不錯，我父親從來不求他辦事情，因爲競選『國



大代表』，求到姨父那裏，結果他一說，父親以中醫裏最高票數當選」。他成為中醫界國大代表之一，亦可謂「名成而仕」矣。

1949年上海解放，陳存仁倉促離開上海，到香港時，陳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港幣，連租個房子都租不起，幸虧一位親戚把房子無償借給他住，他只能掛一個小牌子，寫著陳存仁診所。秦瘦鷗說：「我只知道到1952年內，他已在九龍鬧市中心彌敦道的平安大戲院樓上設下了一間診所，又在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借到了一套公寓，半作門診室，半作一家人（其實他的妻女已被接去）的居處。門診的時間是上午九龍，下午香港，餘時出診，完全是一副南國名醫的派頭。」

在港期間，他行醫之餘仍勤奮寫作。六〇年代，在香港銷路最大的《星島晚報》上開闢了一個專欄「津津有味譚」，專門談吃的學問及飲食療法，提倡在湯菜中加些滋補中藥，頗受講究進補的粵籍人士的歡迎。這個專欄一寫二十年，每日一篇，一年365天從未間斷。陳氏不收一文稿酬，他希冀的是一種廣告效應，名聲很快在讀者中傳播開來，因此來到香港不久，診務便打開了局面。

秦瘦鷗又說：「他的易地再戰，自能很快取得成功，主要還在他的重視宣傳，既寫文章，又登廣告，給自己造成聲勢。同時又一眼看透，必須先把占絕大多數的廣東人爭取過來，自己才能立足，單那些從大陸來的上海人是決難維持的。因此他選用了兩位粵籍少女作他的助手，一位擔任掛號和接待，一位水平較高、稍懂滬語的充當翻譯，並為他抄寫藥方。這就解決了語言不通的困難。後來北京政府大力推行重視中醫、中藥的方針也間接支持了他，尤其針灸的廣東醫生，跟他合作，給一些病家試作邊服中藥、邊打金針的療法，倒也很受歡迎。不久他又在診所裡辦起了針灸培訓班。這些得風氣之先的措施，都不是當時在港開業的別的中醫所能想到的。陳存仁異軍突起，一舉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不久東南亞和日本各地的華僑和醫學界人士也都陸續找上了他，有的報名加入函授班，有的向他詢問防病養身之法，也有約他寫文章的，函電交馳，他的忙碌和興奮已達到了頂點。」

1970年5月，《大人》雜誌創刊，陳存仁撰寫其回憶錄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刊登其上。1973年3月，由香港吳興記書報社出版，張大千題端，沈葦窗撰序，云：「1970年5月，《大人》雜誌創刊，我承乏輯務，初時集稿不易，因而想到陳存仁兄，他經歷既豐，閱人亦多，能寫一手動人的文章，於是請他在百忙之中為《大人》撰稿，第一期他寫了一篇記章太炎老師，果然文筆生動，情趣盎然，大受讀者歡迎。存仁兄的文章，別具風格，而且都是一手資料，許多事情經他一寫，躍然紙上，如歷其境，如見其人，無形之中成為我們《大人》雜誌的一員大將。

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刊載以後，更是遐邇遍傳，每一段都富有人情味和親切感，存仁兄向有考證癖，凡是追本究源，文筆輕鬆，尤其餘事。綜觀全篇，包含著處世哲學、創業方法、心理衛生、生財之道，對讀者有很大的啟發性和鼓勵性，實在是老少咸宜的良好讀物。今當單行本問

世，讀之更有一氣呵成之妙，存仁兄囑書數言，因誌所感，豈敢云序。」

1982年，陳存仁在《大成》雜誌104期開始連載其回憶錄第二部《抗戰時代生活史》，1988年由香港長興書局出版。從青年時開始，一直到古稀之年，他從未停筆，他除了編寫了不少中醫藥科普讀物，也寫了不少文史方面的文章，結集成冊的如本文開頭所提及的。《紅樓夢人物醫事考》是他與香港紅學名家宋淇合寫的一本書，替《紅樓夢》書中的人物看病，紅學與中醫的兩位專家攜手合作，別開生面的論斷，豐富了我們的視野。《被閹割的文明：閒話中國古代纏足與宮刑》，以大量舊藏資料，考證了男性宮刑、女性纏足這兩項人類發展史上的怪胎與獨流的起源和演變歷史。《業外雜譚錄：袁枚食色及其他》，以「食色，性也」的角度，對袁枚、徐福、光緒皇帝這三位歷史人物進行了細膩而生動的研究，展示了中國古人的生活趣味。《被誤讀的遠行：鄭和下西洋與馬哥孛羅來華考》寫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路線，作者根據史料還親自做了實地的考察；而對馬哥孛羅來華的考證，更是旁徵博引，完全是一副歷史學者的研究面目。《閱世品人錄：名中醫舊上海見聞錄（章太炎家書及其他）》，講述了作者與章太炎、胡適、杜月笙、秦瘦鷗、董皓雲等名人交往的舊事，因都是作者親身的聞見，娓娓道來，生動有趣。

1982年，陳存仁宣告隱退，並移居美國加州洛杉磯安度晚年。1990年9月9日，他因腦溢血逝世，終年82歲。

延伸閱讀

- 陳存仁（1973）。銀元時代生活史。香港：吳興記書報社總經銷。
- 陳存仁（1979）。抗戰時代生活史。香港：長興書局。